

遗恨瓜洲

重说负心公子李甲

阿成

著



重說千古風流

遺恨瓜洲

(重說負心公子李甲)

阿成著

野莽主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恨瓜洲：重说负心公子李甲/阿成著. - 北京：
中国文学出版社，1999.

(重说千古风流/野莽主编)

ISBN 7-5071-0522-9

I. 遗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2668 号

遗恨瓜洲

重说负心公子李甲

阿 成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 邮编：100037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9.5

字数：120 千字 印数：1-5000 册

ISBN 7-5071-0522-9/I·488

定价：15.00 元

总定价 (全 5 册)：75.00 元

这次说五个男人

野莽

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一辑五本出版之后，国内新闻媒体如《文艺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中国图书商报》、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作家报》、《文摘报》、《作家文摘报》、《新书报》、《科学时报》、《中国消费者报》、《为您服务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以及全国各地的晚报等大约五十余家，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。消息传到海外，台湾的文化商跑到大陆，洽谈要把它们改编成系列电视剧，国内的影视界则有号称大腕的导演想把其中的某部改成电影。北京的《科技新闻·生活周刊》对这套书一本一本本地添加标题，连续地、系统地、隆重地进行了转载，甚至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在文后公布了出版社的联系电话，读者通过报刊找到了编者，又通过编者找到了作者，于是瞄准自己偏爱或感兴趣的人物，分

别而直接地、坦荡而雄辩地和作者们对上了话，大家心里也许是这么想的来着，既然千古可以重说，那么就允许你们重说，而不允许我们重说吗？

读者的意见提得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，譬如在中国的风尘史上，名妓们都是在倚门卖笑的岁月里寻找着如意郎君，为什么赛金花却是为了寻找如意郎君而走上卖笑的生涯？潘金莲有那么热爱家乡吗？董小宛有那么热爱祖国吗？大清总兵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怎么和农民领袖李自成还有一手？尤其是那个母夜叉孙二娘，她不是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一位女英雄吗？居然跟淫妇潘金莲扯到一起来了！亲爱的读者女士和先生们呀，听了你们的问题我们深受感动，在当今金潮滚滚，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你们却一如二十年前，还在看书和买书，看和买炒股与发财以外的毫无功利可言的书，还在思考着文学、历史和人性，我们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把书写得更加严肃，更加真实，同时也更加精彩？至于问题本身，请看五书的后记，还有五位作家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时的真诚谈笑。

只有一家报纸，道听途说了我们五位女主

人公的芳名之后，刊出了一篇文章，批评我们是在发起一场逐美运动，为什么只写女人，世上的男人哪里去了，固然文学和女人是铁打的姻缘，然而没有男人的女人我看她怎么风流？态度是严厉的，看法是尖锐的，道理是颠扑不破的，我们服了。于是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二辑，我们就坐下来重点论说男人，一个是天下最风流的男人，连皇妃娘娘都想和他做爱的唐伯虎；一个是天下最无情的男人，杀妻灭子贪求荣华的陈世美；一个是天下最好胜的男人，侠肝义胆却不容人以猫为号的白玉堂；一个是天下最卑鄙的男人，将一个决定从此跟他过一辈子的从良妓女换取他人银子的李甲；一个是——不敢说是天下——最尴尬的男人，头戴绿盔的男人是多么的尴尬呵，况且疑心给他戴上绿盔的是一个秃驴，而那顶绿盔下的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如雷贯耳的梁山好汉杨雄！当年的施耐庵先生把这件血案写错了，经过我们本书作者的纠正，病关索杨雄怒杀了他的美妻潘巧云后，又仰天长啸，悬梁自尽。拼命三郎石秀也因此而双目失明。梁山泊聚义厅的虎皮交椅上面其实只坐了一百单六将。

五个男人的故事和命运与过去的书载大不一样，详情容我按下不表，书中自有绝妙的交待。现在我要说的最后一段话是，本辑虽然重说的是五个男人，但在这五个男人的背后或者怀里，仍然有着五个甚至完全有可能数目更多的女人，譬如秦丹娥之于陈世美，沈九娘之于唐伯虎，杜十娘之于李甲，苗红儿之于白玉堂，潘巧云之于杨雄。这件事既然社会和大自然不可阻止，道学家阻而不止，那么小说家也就不阻止了。倘若因此仍要受到非议，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三辑就实在无路可走，接下去只好重说五个和尚。然而和尚也不保险，死于本丛书男主人公之一杨雄先生祖传宝刀下的，他的假想敌裴如海公，不就是一个和尚吗？

1999年8月20日于听风楼

—

我很喜欢明朝。明朝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、大家。这跟朱元璋得天下时实施的一些好政策有关。

朱元璋很懂得“弦急则断，民急则乱”的道理。而且，朱元璋的头脑也很清醒，知道抓农业是根本，所谓“农为国本，百需皆所出”。所以，他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农民根本利益的好政策。比如鼓励垦荒，并且规定“额外垦荒，永不起科”。显得相当大度、潇洒。再说了，荒地闲着也是闲着，让老百姓开垦，国家又没什么损失，老百姓有了额外的粮食，不就不闹事了吗？这种事怎么能小家子气、糊糊涂涂的呢？听说，他还下令从江西湖广，乃至朝鲜等地买了不少耕牛分给军队和垦民们。

他这人挺不错的。

这些政策实施以后，除了粮棉等农副业之外，采铁、铸铜、造船、制瓷、织染、军器、

火药等等，也都蓬勃发展起来了。一算国民经济的总收入，竟是元朝的四倍。其它方面也很繁荣。像思想家王阳明（王守仁）、李贽，写《本草纲目》的医学家李时珍，写《农政全书》的徐光启，写《开工开物》的宋应星，写自己探险生活纪实，即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徐宏祖。文学艺术界就更多了，像编写《三国演义》的罗贯中，编写《水浒传》的施耐庵，写《西游记》的吴承恩，写《金瓶梅》的兰陵笑笑生，写《牡丹亭》的汤显祖，还有才气横溢、风流倜傥的唐寅（唐伯虎），徐渭、祝允明、黄其昌、文征明等等（这些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足以让世界震惊的作协，剧协，美协，音协，书协，这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顶级大腕呵）。——以上所云，都是我作文的一种铺垫，真正想说的是，“三言”（《醒世恒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喻世明言》）的编纂者：冯梦龙先生。

二

明代的可爱，就在于当时的文学艺术，真正地面向工农兵大众。无论是通俗小说、话本，还是元曲、杂剧，全是。已经成为明代文学艺术的主旋律了。冯先生认为面向人民群众的文学艺术作品，这些“田夫竖矢口寄兴所为，荐绅学士不道，诗坛不刊的私情之谱”，反映的是“民间性情之响”，是“天地间自然之文。”

——这里我插一句。如果您着急看李甲的故事这几页可以翻过去不看，别在意我现在的这些罗里罗嗦的话——我不说呢，堵得慌，说呢，也明镜似地知道与古今小说之法有些不符。

恕我接着说。

冯先生在他的《古今小说·序》中说“唐人选言，入于文心。宋人通俗，谐于里耳。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，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，而资于通俗者多。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泣，可歌可舞，再欲捉刀，再欲

下拜，再欲决脰，再欲捐金。怯者勇，淫者贞，薄者敦，顽钝者汗下。虽日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”

说的多透啊。

估计，冯先生屡考不第，是不是光琢磨（现在叫“文学评论”）这些玩艺儿受了影响？

三

总也考不上，总是名落孙山。冯先生就憋着劲儿，干通俗！越是那些搞纯文学反对的事，他越是要干。他认为这绝对是一条路子。而且这种艺术形式，绝对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。换言之，是为人民服务的。

冯先生这期间重新编了不少无名氏的白话小说。除了“三言”之外，还有长篇小说《平妖传》、《新列国志》，剧本《双雄记》，散曲集子《宛转歌》、《七乐斋稿》，以及论文集《麟经指月》等等。

评一级编剧，或一级作家没问题。

我这本书要重说的“李甲”的故事，据说是冯先生根据宋懋澄的《九籀集文》卷五中的那篇《负情侬传》改写的。我现在又琢磨改写冯先生的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，静下心来想一想这种事，不觉哑然失笑。

四

冯先生是在天启甲子，即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游栖霞山时，遇见了后来给《警世通言》写序的“豫章无碍居士”。

两人相见，清酒淡茶，就旅况仕途，人生际遇，天下艺文等等，谈得很投机，也很放得开，因为二位都是腹有鳞甲的主儿。尤其冯先生的风度作派，对时文的推崇、对雅文的不屑，让无碍居士欣赏，称他为“海内畸士”。冯先生见了无碍居士，也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彼此成了莫逆之交。并将自己写的这个白话小说集呈给他看，并请他给起一个书名。

无碍居士一夜未眠，看了一个通宵，很兴奋，给冯先生的这本集子起了一个很好的书名，叫《警世通言》。并撰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“叙”。在下不揣浅陋，随意译一部分如下：

野史包括通俗小说，写的非得都是真

事儿么？我看没必要。那么全是瞎编的，全是假的，清一色幻想行不行呢？我看也大可不必。那么，还得去伪存真啰？我看也没必要那么拘泥。

像《六经》啊，《论语》啊，《孟子》啊，很多人都在学，都在研究，这么多圣者之书，其主要意思，就是想教育人民群众，广大干部，知识分子当一个孝子，做一个有贤德的人，尊敬友谊的朋友，成为一个讲义气的男人，别在外面寻花问柳，找小蜜，养小姘。女同志呢，别瞎扯淡，守点妇道，所谓自强、自尊、自立。不当第三者，不当别人的情妇。大家都成为有德行、树新风的人，成为善良的五好家庭成员。这些圣人著书立说大致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才点灯熬油地写了这么多文章。可是，这些文章太高雅了，一个简单的事儿，话儿说的那样的艰深，没文化不行，也不一定读得懂。效果自然就差多了。然而，那些广泛普及在小学还没毕业的人民群众中的行为准则，大都是从甲是乙非中、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市井传闻中，思考一

些孰美孰丑的事，规范自己的行为。通俗小说就看准了这一点，写了一些虽然登不了大雅之堂，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演义之类，弥补了经书史传的不足，达到了它们达不到的效果。

通俗演义，不必非得是真人真事儿。虚构也成。只要理是真的、情是真的，就行了。而且又不伤风化，也不诋毁圣贤、攻击经书史传，只要老百姓喜欢，我看就行……

我看了冯先生这个短篇小说集，觉得有点像佛家因果说法渡世的意思。于是，干脆给这本集子起个名字，就叫《警世通言》吧。

时天启甲子X月豫章无碍居士题

以上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，诚惶诚恐。有些同志一贯主张小说应当有故事性的，我也希望这样。只是个别的时候控制不住。恳请海涵。

五

请先随我到明朝走一走。

明朝的国都，本来是在“金陵”，就是现在有“六朝之都”称号的南京市。后来变了，迁到北京去了。

原因很简单。

明太祖朱元璋夺天下后，便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全封为王，像晋王镇守太原（在太原离蒙古近，朱元璋总是对蒙古的厉害与迅猛放心不下）。秦王朱爽镇守西安，楚王朱桨镇守武昌，蜀王朱椿镇守成都，湘王朱析镇守荆州，等等。其中，封他的四儿子朱棣为燕王，镇守北京府。

1398年的闰月初十，朱元璋与世长辞了。先前立的那个太子朱标死的更早，于是安排他的孙子继位，就是惠帝。

六

其实，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的四儿子燕王，还是存戒心的。他知道四儿子是个有野心的主儿。他临死之前，为了稳定未来继承人的地位，曾采纳兵部尚书齐泰的提案，削弱燕王的兵力。先把周王和齐王废了，以掩人耳目，然后再对燕王下狠碴子。同时，还派人去北平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。但是，朱元璋也想，燕王毕竟是自己的儿子，万一自己和尚书的推测不对呢？刀子扎早了，父子之情将何以堪呢？没想到，监视人回报说，燕王疯了，不顾燕王的身分在大街上要疯，满嘴的胡言乱语，明明是盛夏，但燕王却拥着火炉烤火，高呼“好冷啊，好冷啊——”

是啊，我说这些，跟“李甲”的故事有什么关系么？

还是有一点关系。就好比登泰山，你一下子坐缆车直奔玉皇顶，快是快了，而沿途的故